



遗失的修道院

T H E M E D I C I S E C R E T

[英] 迈克尔·怀特·著 王欢·译

人们誓死守护它
于是，一夜间
东方圣山血流成河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遗失的修道院

T H E M E D I C I S E C R E T

[英] 迈克尔·怀特® 著 王欢®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1-80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失的修道院 / (英) 怀特著; 王欢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43-2492-1

I. ①遗… II. ①怀…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6594号

版权所有 ©Michael White, 2008

版权许可人: Black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经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

遗失的修道院

作 者 【英】迈克尔·怀特

译 者 王 欢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492-1

定 价 34.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献给 卡罗尔

第一章

佛罗伦萨，1966年11月4日

清晨5点45分，美第奇礼拜堂的守门人马里奥·斯普拉尼突然睁开了双眼。他听到卧室窗户的百叶窗猛烈击打着卧室的墙壁，仿佛不粉身碎骨决不罢休似的，那动静就像是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了。马里奥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脑海中映出《启示录》中的一段话：“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被困在噩梦中无法醒来，竟有点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只听见木质的百叶窗来回飞舞，突然将卧室窗户的玻璃打碎，顿时整个房间内玻璃碎片四处乱溅。瓢泼大雨也猛烈地击打着屋顶，他甚至觉得屋顶的那些破石头在大雨的击打下要裂了，整个屋子也将要崩塌。显然，这绝不是梦境了。

马里奥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拉起他的妻子索菲亚向外面跑去。他们出了卧室的门，沿着走廊径直来到婴儿房。在暴风雨的一片混乱之中，他清晰地听到儿子惊吓过度发出的尖叫声。索菲亚一把将儿子从婴儿床上抱起，试图去安抚他。

“索菲亚，你带着里奥待在后面的房间中，把所有的窗户都关起来锁上。我马上给你们送一床被子和手电筒，然后我去礼拜堂看看。”

“不可以，马里奥，你不能去。”

“我必须去，”他回答道，“天知道，礼拜堂已经被破坏成什么样子了。地下室可能都灌水了，还有……”

他向门口走去。几分钟后，马里奥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婴儿瓶、一



个手电筒、一些面包和从床上掀起的被子。马里奥亲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后，转身跑了出去，并将门牢牢锁上。四周一片漆黑，他只好摸索着，沿着大厅和狭窄的木楼梯快速地向前进。他几乎看不清面前的台阶和通往前门的走廊。

当马里奥一把打开门的时候，狂风即刻怒吼着快速席卷了整个门厅，差一点要将他撞翻。大门紧紧地贴在了墙上，任凭他怎么使劲也拽不回来。他弯着腰，试探着慢慢向下走了两步，终于站到了屋外的门廊上。外面黑魆魆的，乌云将月亮遮得严严实实，生怕漏出一点光亮。当然了，这种鬼天气，是不可能有的。

正当马里奥在门口四下张望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闪电突然将天空照亮了。借着闪电的光，他看到整条街道已经是汪洋一片，泥水甚至要没到膝盖了，一阵一阵的恶臭从下水道泛起来。远处，一辆自行车的轮子正从基诺里大道旋转地向圣罗伦佐广场冲去。马里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向水中走去。

天气异常寒冷，水里的温度更是降至冰点，马里奥浑身一直在哆嗦。他在湍急的流水中努力行走着，脚下的路分外黏滑，好几次他都险些摔倒。周围空荡荡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扶一下，有的只是潮湿的砖墙和石头。东方的天际已微微泛亮，月亮奋力挣脱了乌云的遮蔽，投下几束微弱的白光。借着这月光，马里奥才将基诺里大道和前面的圣洛伦萨大教堂的墙壁辨别清楚。

马里奥试图加快前进的速度，但很快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逆着湍急的水流，他只能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双脚。路中间的水流实在太急了，他只得靠在路边的墙上，躲避着迎面而来的树枝、轮胎、箱子、垃圾筒和各种杂物。它们被狂风席卷着从面前横扫而过，还来不及撞到墙上或沉落到泥水中，就又冲向了另一个地方。

还没到达基诺里大道和普奇里大道交汇的地方，马里奥已经是满身泥泞，精疲力竭。11月的佛罗伦萨已经入冬，四周寒气逼人。他感到脸颊针

扎般的刺痛，脚趾也似乎都冻掉了，一点儿知觉都没有。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分外的空旷冷清。深褐色的污泥被汹涌的水流卷起，沿着大道向前咆哮而去。大片大片的污渍喷溅在路两边古老的石墙上。马里奥听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从远处传来，紧跟着是一阵刺耳的尖叫。这时，另一道闪电划破天空，仿佛要将天空撕裂成两半，接着是嘎啦啦的轰雷声。看到这一惨烈的景象，马里奥被吓得目瞪口呆。瓢泼大雨瞬间变成冰雹倾泻而下，冰雹从屋顶上噼噼啪啪地溅落，有几个甚至打在了马里奥的脸上。

他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四处寻找着躲避的地方，终于发现一处可以暂时躲避冰雹的狭窄通道。这里的水流更加凶猛，他用尽全身力气才得以站稳。但是当他向礼拜堂的前门挪动时，一个树枝飞旋着向他的脸部打过来。他晃了下身子，想要躲开，可是那树枝的速度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躲闪。树枝扑头盖脸地打下来，顿时木屑四溅。他只觉得手忙脚乱，无法招架，终于一个踉跄，跌进水中。

淤泥猛烈地冲击着他的身体，还有硬物不断击打着他的肋骨。马里奥用手在水下摸索着，试图找到可以抓扶的物体，挣扎着想站起来。他用尽全力，几乎就要成功了。可是他最终还是失去平衡，再次跌倒在水中，又吃了满嘴的泥。马里奥将头伸出水面，翻吐着嘴里的杂物，心里突然感到异常恐惧。幸运的是，就在这时，他的右手触碰到了基督教堂大门的金属把手。马里奥拉着把手，使劲地把自己从泥浆中拖了出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充斥着泥土腥的味道。

礼拜堂的入口已经不远了。他紧紧地抓着墙壁，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动。每走一步，马里奥都非常小心，生怕一不留神再次跌进水里。终于，他看到了礼拜堂的大门——门闩已经完全断裂，大水漫过门梯，倾泻而入。

马里奥很快做出了新的打算。他逆着湍急的水流，穿过大厅，沿着通道向下走了6级楼梯，来到地下室的主层。这里的水很深，水位已经没过



了他的裤裆。夹杂着各种碎石的污水从地下室的入口处沿着楼梯不断往里涌。在入口墙上的壁橱里，有一个手电筒和一把斧子。他一拳砸碎了壁橱的玻璃，拿出了手电筒。

接着，他转身向主厅的方向走去。平日里短短几步的路程现在却走得非常艰难，有好几次他几乎都要摔倒了。水流来回撞击的声音在礼拜堂低矮的圆形天花板上形成巨大回音，轰隆隆的响动不绝于耳。主厅的四周安放五十多位美第奇家族先人的灵位。他们被放进石质的棺材中，埋葬于地板下。虽然所有的灵位都在水位线以上，但是随着水势的不断上涨，华丽的石棺和塑像眼看将受到水流的冲击。然而这并不是马里奥最担心的事。他更害怕的是水流很有可能渗透地板，从缝隙进入安放先人的石棺中。他一定要尽可能想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奋力划开身体前方的水，向位于地下室后侧较高处的祭坛挪动着。那里有一个大理石构造的平台，平台的两侧有两个巨大的天使石像。祭坛后就是通往美第奇家族墓穴的入口了。

他在冰冷的水中朝墓穴加速前进。入口处的石门此时异常明亮，看上去就像个镜子。马里奥没有怎么费力，轻轻一推便打开了石门。进入石门，是一个向下延伸的梯子。他举着手电筒，在昏暗的光线中小心翼翼地辨认着梯子的位置。面前是起伏波动的水流，不远处传来大水拍击石板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显得格外响亮。他加快了脚步，低头进入到一个洞里，推开头顶上方的门。墓穴的密封不是很好，水流已经沿着梯子渗入了墓穴。

片刻之后，马里奥进入了墓穴。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古老的墙壁和两侧斑驳的石头。这里布满了青苔，还有些小虫子在眼前晃动。空气中散发着发霉的气味、泥土的腥气和尸体腐烂的气味。不过他早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一声不祥的破裂声。扭头一看，只见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墙上掉下来，重重地落在地上。水流迸发而出。

马里奥被吓了一跳，险些摔倒。出于本能的害怕，他迅速跳到身后的

一块大石头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一个石棺裂开了，陈旧破败的裹尸衣露出一个角。紧接着，又有一块石头从墙上掉落，溅起的水花四射到墓穴的墙壁上。一不小心，马里奥的手电筒从手中滑落。他眼睁睁地看着手电筒在水中下沉，直到没了踪影。室内一片漆黑。他的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来这里真是个愚蠢的决定，能有什么好处吗？而现在，那个声音继续着：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和那些先人为伴。

不过这种恐慌只是一闪而过，马里奥很快恢复了信心。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他知道出口的方向。于是他从石头上再次跳入了冰冷的水中。此时大水已经漫到他的大腿，高度刚好达到存放先人尸体的石棺。由于长时间在水里挣扎，马里奥的双腿已经发麻，眼睛也有些昏花，不过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慢慢地转身向梯子的位置挪动。黑暗中，他试图抓到金属扶手，可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只好奋力地用手划水，凭着直觉寻找着出口。湍急的水流从墙上的大洞汨汨而下，越来越大。

就在马里奥有些沮丧的时候，他的手指终于触到了梯子的金属扶手。他抓着扶手用力向上一跃，终于跳到了第一级台阶上。

当他抬脚想要迈上第二级台阶时，梯子突然开始剧烈地摇晃，仿佛就要离开墙体，向水中倒去。马里奥赶忙向前倾身，试图用自己的重力让梯子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他头顶上方的入口处的石门没有关严，露出一丝空隙，投射下些许微弱的光。污浊的水流如小瀑布般倾倒在他的头上，打湿了他的后背。马里奥试着平复心情，却只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当他再次迈上台阶时，梯子又开始晃动了。这时候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爬上这六级台阶，他才能够到达出口处。

就在这时，他看见前方两英尺远的水中有个上下晃动的物体。那是一个黑色的、12英寸长的管子。

马里奥慢慢将身体转向另一侧，伸手够到了管子。他把这根管子握在手中，插入了自己的腰带里。当他再次向上爬梯子时，支持梯子的螺栓一个个从墙上脱落下来。马里奥拼出超人般的力气奋力抓住石门的边缘，用



手指死死扣住上面的拉环。大水猛烈地击打着他的脸颊，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了。马里奥只想尽快离开这鬼地方，他心里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他用双脚使劲地蹬向石墙，一只手用力地推开入口的石门，纵身向上一跃，一口气跳出墓穴，回到了祭坛。

第二章

佛罗伦萨，当代

在美第奇礼拜堂旁的私人停车场，伊迪·格兰杰将爱车索亚特停好。她大步穿过鹅卵石铺砌的小路，向礼拜堂正门走去。她身高五尺九，穿着长筒丝袜。由于每天都会锻炼一小时，她的身材极棒。不同于其他英国学者，伊迪衣着时尚，举止典雅。她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让她的许多意大利朋友着迷。丽芙·泰勒半开玩笑地称她天生就是演员的胚子。

礼拜堂门口仍然聚集着前来抗议的人群。他们穿着陈旧的棕色礼服，举着花花绿绿的标语。这种景象已经有几个月了，伊迪对此习以为常，连正眼都不瞧一眼。抗议者来自一个名为“上帝工作者”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头目是个狂热的多米尼加人，叫做巴乔神父。该组织的成员天天聚集在这里，抗议在美第奇礼拜堂里进行的任何科学研究。不过对于伊迪而言，这些人如同路边的风景。

她一阵风似的穿过入口处的电话亭，三步并作两步地迈上楼梯。进入教堂后，她径直来到了地下室。这里每天都有熙熙攘攘的旅游者慕名而来，想要一睹刻在美第奇家族先人们墓碑上的铭文。

在礼拜堂的深处，有一处区域是不对公众开放的。这里的入口处被一个乳白色的帆布帷幕遮着，增添了一层神秘感。掀开帷幕，可以看到一排狭窄的阶梯。从这里向下走，就是墓穴了。在墓穴的两侧，安放的美第奇家族先人的石棺。来到研究区后，伊迪先绕过两张解剖台，然后穿过门廊，走进左侧的第一个实验室。

墓穴在美第奇礼拜堂地下室的正下方。墓穴的屋顶很低，空间不大，



大约有 10 米长，6 米宽。由于安装了便携式空调系统，室内的空气很清新。在实验室的四周，分别摆放着 X 线设备、分光仪、DNA 分析仪。穿过主实验室，就是卡林·麦肯齐的办公室。在这里，有两台大马力磁性细胞分选仪，存放尸骨的密封盒子无规律地放在它们的旁边。

伊迪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匆匆浏览着红外线分光仪检测出的数据。就在此时，麦肯齐带着两个身着西服的男士进来了。伊迪之前见过这两个人。个子较低的叫翁贝托·尼禄，他是比萨大学的副教授；另一个年轻点的叫弗朗西斯科·德拉·比诺，是当地著名的警官，目前是竞选市长的热门人物。

“伊迪，”麦肯齐教授和她打了个招呼。他年近七十，个子不高，身体圆胖，脸庞俊俏，戴着一副约翰·列侬^①式的眼镜，满头浓密的白发，慈眉善目，看上去非常的和蔼可亲。也正因如此，他深得电视制片人的欢迎。“先生们，这是我侄女，伊迪·格兰杰博士。”

德拉·比诺和伊迪握了握手，尼禄只是点了点头。他和伊迪之前在很多场合见过面，尽管两人都没太在意过对方。

“伊迪，你能抽空陪下我的客人吗？他们的车还没有到，你带他们简单地参观一下吧，好吗？”

“当然可以。”伊迪刻意地表现得有点兴奋。

“很好。先生们，让伊迪先带你们参观，我很快就回来。希望你们能提出宝贵的意见。”麦肯齐教授和他们分别握了握手，转身离开。

“请走这边。”伊迪陪同比诺和尼禄走向墓穴中央的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桌子。他们走在石头砌成的地面上。在此期间，伊迪详细介绍了墓穴中的尸体是如何防腐和保存的。然后伊迪绕过金属桌子，转身面向客人们。在他们中间摆放的是一具距今 470 年的尸体。

伊迪轻轻捋了下前额的一小撮黑色卷发，棕黄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

① 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甲壳虫”成员，也是该乐队的灵魂人物。

着客人。她双臂交叉，腰杆笔直，看着比两位客人都要高。

“这是艾波利多·德·美第奇的尸体，他是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她继续解释道，“500 多年以来，他死亡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他去世的时候只有 24 岁，有些人推测这个年轻人是被他的堂兄亚历山大谋害而死。亚历山大后来被另一个亲戚洛伦齐·德·美第奇谋杀。不过直到现在，所有关于他死亡原因的推测都还没有被证实。我们不久前刚对他的尸骸进行了分析。有证据表明，他的确是被毒死的。”

尼禄抬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干尸。伊迪看到他脸色有些苍白，赶忙将他们带到了墓穴外的小房间内。这里空气潮湿，泛着泥土的腥味儿。工作台上坐着一个男子，正盯着显微镜仔细地观察着。

“这里就是我们研究最核心的部分了。”伊迪说道，“在这间房里和旁边的实验室里一共存放着 12 具棺材，但是大部分都在 1966 年的大水中被冲毁了。这些尸体只是美第奇家族先人遗骸的很少一部分。他们曾经被搬离过墓穴，安放在礼拜堂的另一个地方。这间房是我们分析这些尸骸的主实验室。”

“你们怎么能确定外面的那具尸体是被谋杀的呢？”德拉·比诺问道。在过去的几分钟，他一直盯着伊迪实验服的 V 字领口。“几个世纪过去了，证据肯定消失了，对吗？”

“问得好。”伊迪回应道，她正好可以用到自己的知识了。“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确定美第奇家族主要成员的死亡原因。这些干尸虽然看起来只是没有生命的躯壳，”她转身朝向刚才走过的墓穴，继续说，“但是它们会告诉我们许多至今尚不清楚的事实。”

“比如说？”

“通常我们会根据这些骨骼残骸还原真相。总的来说，这就是它们留给 500 年后人类的遗产。不过有时候，这些骨头会告诉我们更多的线索。比方说当时常见的疾病，如梅毒、天花等，都会在尸骨上留下迹象。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和超微结构变化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些进行研究。”



德拉·比诺看起来有些困惑。伊迪继续解释说：“例如说，当我们对艾波利多的尸体进行详细分析时，发现一种不常见的叫做水杨盐酸的化学物质。”

“这证明……？”

“亚历山大差点逃脱了谋杀的罪名。因为在艾波利多去世之前，他表现出典型的患疟疾的症状：高烧、打冷战、异常头疼、剧烈的胃痛。如果服用冬青油制作的毒药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只不过冬青油中含有甲基水杨盐酸。”

就在德拉·比诺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伊迪看到他们身后有个身影在移动。“嗯，有人要发表反对意见了。”

“反对的意见？”尼禄有些不解。伊迪只是自顾自地向正对着的方向张望。

“表面上看，这是科西莫·德·美第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科西莫。”伊迪边解释，边把他们带到另一个解剖台前，那里摆放着艾波利多的尸骸。麦肯齐和他的继子杰克·卡特莱特站在旁边。卡特莱特是这个研究小组的DNA专家。

“表面上看？”麦肯齐有些不解地看着伊迪。

“我们对这具尸体的身份有不同的看法，不是吗？”伊迪向客人解释说：“我叔叔认为这就是科西莫的尸体，而我还没完全肯定。”

杰克·卡特莱特是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子。他大步向前，向客人介绍了自己。他早上刚从佛罗伦萨大学回来。

“那么，卡特莱特博士，你对尸体的身份有什么看法呢？”副教授将目光从尸体上移开，扭头向卡特莱特问道。

就在卡特莱特准备回答问题的时候，一位女士急匆匆地走进来。她有点慌张地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给客人准备的车已经来了。”

听到这话，尼禄副教授终于松了口气。不等德拉·比诺说话，他向前一步走到麦肯齐面前，诚恳地说：“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待我们。格兰

杰博士，也非常感谢你带我们参观。”

伊迪送客人坐上豪华轿车离开后，返回了实验室。麦肯齐和卡特莱特此时正在查看摆放在解剖台上的尸体。只见麦肯齐拿着小型放大镜，用镊子从尸体上缓缓地拨开一个保存完好的真丝上衣。在之前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是先从尸体上取下部分材料，用组织切片进行研究，或是用便携式 X 射线机器对尸体的骨骼进行分析。不过在今天早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尸体从墓穴中移出来，进行更近距离的分析。这具尸体是和另一具尸体合葬在一起的。麦肯齐认为另外一具尸体的主人是科西莫一世的妻子康特丽娜·德·美第奇，她于 1473 年去世。

“我真希望你能不要和外人说起我们的争执。”麦肯齐头也不抬地说。

“我不觉得学术上存在分歧有何不妥。”伊迪回复道。她从托盘上拿起一副镊子。

“嗯，我也不觉得。只不过我对那些人不信任。他们总想找出些证据来反驳我们的发现。”

“我倒觉得，他们对怎样尽快离开这儿更感兴趣。”

“确有可能，不过我始终觉得比诺是个阴险的小人。”

“那你还殷勤地让我陪同他们参观？”伊迪不满地反问。

麦肯齐瞪了她一眼。伊迪赶忙扭转头，转移了话题。

“这件真丝上衣的质地真好。”

“嗯，的确是，你看这个。”麦肯齐将小型放大镜递给了卡特莱特。尸体的主人上身穿着一件柔丝衬衣和一件丝绒夹克。可以推测这件夹克曾经是非常艳丽的亮紫色。夹克的扣子是纯金的，显示出主人的高贵身份。麦肯齐喃喃自语说：“这也印证了我的理论，不是吗？”

伊迪耸了耸肩，反驳道：“因为你总觉得科西莫应该是葬得最体面的一位。可实际上，任何一位美第奇家族的杰出成员都可以有同样的待遇。”

“也许吧。杰克，DNA 样本中有新发现吗？”

“我们还在研究。”卡特莱特将放大镜换给了麦肯齐，“这比我们预期



的要复杂一些。”

麦肯齐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将夹克的碎片捡起。接着，他又用镊子敲了敲干尸上没有了弹性的棕色皮肤。看上去，这具尸体就像是用凝胶纸浆做的。“嗯，这就是为什么要让那些可怜的家伙赶快离开的原因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科西莫·德·美第奇也被人们称为老科西莫，他是美第奇家族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历史上，他为这个家族作出了无可超越的贡献。他于138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曾经是这座城市的统治者。他发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为家族创造了数十亿的财富。科西莫于1464年去世，死后被政府授予“国家之父”的荣誉称号。

麦肯齐拿着解剖刀站在干尸旁边操作着。只见刀片轻轻地划过皮肤，丝毫不费力气。他将刀片切到皮肤内，做了一个Y形切片。尸体能存放这么久，防腐香料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具尸体和艾波利多的尸体有很大不同。尽管艾波利多埋葬的年份比较晚，可是尸骨已经分化成了凌乱的碎片。而这具尸体不同，它保存得要相对完整些。在毫无弹性的皮肤下面是干燥的空腔，所有的器官已经萎缩，一点水分也没有。

麦肯齐一个个地摘除了器官，将它们分别放在贴有标签的试验管内，塞上密封的塞子，然后由伊迪小心地将它们摆放在桌子的一侧。这项工作完成后，麦肯齐又用探针继续向下，从胸骨和肋骨上分别取下一小部分样本，将剥片放在专属的瓶子中。

然后麦肯齐向前倾身，仔细看了看空空的胸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真奇怪，脊柱背面有个异物。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你也过来看看，伊迪。”

她拿着放大镜向萎缩的心脏周围看去。“嗯，我的确能看到一个小物体，表面是黑色的，嵌在表皮层内。看起来不像是个自然的工艺品。”

“帮我把尸体向一侧翻转下。”麦肯齐指挥着其他两个人。

尸体几乎没什么分量。伊迪和杰克·卡特莱特将其轻轻翻转，并将一侧向上抬起了大约两英尺。

“再往高抬一点。”麦肯齐边说边将头和肩膀向干尸探去。为了保证精确度，他拿着解剖刀沿着脊柱的方向慢慢向前移动，确保刀片没有大的偏移，不会对脊骨造成伤害。操作完毕后，他将金属镊子举起并放在灯光下，然后看到了一个表面毫无特色、体积细薄的黑色长方小片。

桌上的数字钟表显示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其他工作小组的成员都已经离开，只有卡林·麦肯齐一个人还待在美第奇礼拜堂的墓穴中。他没有一丝倦意，也还不打算关了电脑，早早回到不远处在加富尔街上的公寓。

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或者至少是他从事古病理研究以来最不平凡的一天了。显然，他们在科西莫·德·美第奇尸体中发现的那个小玩意儿的意义还不清楚，它能完整地保存至今也是个未解之谜。在1966年的大洪水中，这些尸体幸运地没有被完全冲毁。它们从安放到这里后再没被人动过。那么这个不寻常的长方小片是怎么内嵌于这具有500年历史的干尸表皮下的呢？

此时，它就放在麦肯齐电脑旁的培养皿中。伊迪、卡特莱特和他已经对这个神秘的小东西进行了全面分析。这是一个长3.9厘米，宽1.9厘米的黑色花岗石。它的厚度不过几毫米。通过X射线的观察发现，这个物体密度均匀，固态，表面看起来没什么特色。在不确定化学试剂是否会损坏它之前，还不能进行任何相关的实验。在显微镜下，它的晶体结构显示是长石、石英和钾的混合物，这是一种纯度很高的花岗岩。

麦肯齐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一记下关于这个物体的信息：化学结构、形状、密度和尺寸。然后，他放下笔，戴上塑胶手套，再次举起那个小片，对着灯光看了看。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麦肯齐清楚地看到这个小长方体内神奇的变化。在毫无特色的表面下，有绿色的光点若隐若现。麦肯齐定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发现这光点在不断变换着。他拿着放大镜又仔细地看了看，才敢确认这惊奇的景象。绿色的光点在长方体的一端射出一束光线，有一些字母在闪动。沿着光线向下的2/3处，还有一组横向排列的